

立冬天气凉诗意暖

朱启方

“秋风吹尽旧庭柯，黄叶丹枫客里过。一点禅灯半轮月，宵寒较昨宵多。”这是明代诗人王稚登的一首《立冬》诗，该诗描绘了立冬的景象。立冬阳光，寒意秋送，沁人心脾，与众不同。立冬时节，白云悠悠。西风渐弱，北风已起，深秋遁去，略带寒流。遂以诗描述：

秋风吹尽菊犹黄，霜降松林惜晨光。立冬景象云彩希，桂花丹枫飘四方。立冬后，我的衣服渐渐增多，及早就穿上了羊毛衫，这也意味冬的凉意随之而增。立冬是二十四节气之一。在古籍《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记载：“立，建始也，冬，终也，万物收藏也。立冬之日，水始冰，地始冻。”立冬，黄叶落尽，草木凋零，蛰虫伏藏，气温下降，亦有霜雾，人们已规避寒冷。立冬天凉，历代文人骚客吟咏立冬的诗很多，从诗中亦可可见立冬天凉诗意暖。

“千林十月不见霜，平堤碧草浮鱼梁。芦花冥冥水浅浅，杨叶素烟苍苍。”这是清代著名画家恽格一首诗。万木苍苍，寒霜寥寥，江草碧碧，鱼梁浮浮，芦花冥冥，秋水浅浅，杨叶素烟，山烟苍苍。好一幅写意立冬水墨画！

诗人元稹的《立冬十月节》诗云：“霜降向人寒，轻冰泳水漫。蟾将纤影出，雁带几行残。”立冬一到，水结成冰，土地冻结，野鸡不见，立冬意味着冬季的来临，世间的万事万物都开始走进冬的舞台。

苏轼的《冬景》诗云：“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初冬之时，荷叶败尽，已无擎雨之盖；菊花残落，尚有傲霜之枝。在诗人看来，初冬是一年之中较佳的光景，不是春光胜似春光，我遂歌咏：

立冬时节天微凉，萧瑟晚秋盼来春。百忙之为秋收获，万水汇集皆海存。叶舞大地菊艳黄，清风拂袖君纯真。诗酒豪放琴打怀，黄鹂枝鸟鸣歌新。立冬时节，红叶起舞带寒霜，黄花犹在天已凉。十月阳春到立冬，觅得秋菊一缕香。这是我的小诗感悟，也有意仿仇远诗作的嫌疑。元代诗人仇远诗《立冬即事二首》云：“细雨生寒未有霜，庭前木叶半青黄。小春此去无多日，何处梅花一绽香。”仇远生性雅澹，喜欢游历名山川，每每寄情于诗。仇远58岁时，始任溧阳儒学教授，不久罢归，遂游山河以终。其诗暗喻了诗人厌倦于官场的黑

暗，表现了“不愿富贵而志在田园”的思想情感，展现了诗人罢官后的庶民生活。

一生忧国忧民、饱经生活苦难的陆游在寒冬来临之际，作《立冬日作》诗云：“室小才容膝，墙低仅及肩。方过授衣月，又遇衰天。寸积篝炉炭，铁布布毡绵。平生师陋巷，随处一欣然。”陆游面对“箪食瓢饮”的困苦生活，仍然欣然接受。可以说，诗人把自己的命运和民众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表现出了“济苍生，安社稷”的民生理念。

在古人眼中，每一个节气都是一首诗。千百年来，无数文人墨客在草木变化中，描绘了他们自己笔下的秋去冬来。宋代苏轼这样描写：“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宋末元初陆文圭这样吟诵：“黄花独带露，红叶已随风。”明代王穉登这样写道：“秋风吹尽旧庭柯，黄叶丹枫客里过。”立冬也是享受丰收、休养生息的时节，期待来年的生活兴旺如意。立冬有秋收、冬藏的含义，人们辛苦劳作了一年，会在立冬这天好好犒劳一下自己，比如吃些驱寒的食物，补充体温和热量，充实元气，调节身体，以适应气候变化，称为补冬。民谚“立冬补冬，补嘴空”就是最形象的比喻。

立冬时节秋色正浓，但也意味着姹紫嫣红开始退场，广袤大地渐归纯粹、舒缓、寂静。在这秋冬交替之际，记得吃饺子、涮火锅、喝碗羊汤，用“舌尖味蕾”感受岁月更迭和季节轮转，然后作别深秋，拥抱冬阳并予怀：

箪食瓢饮在陋巷，立冬时节思念长。菊花怒放花香香，细雨也寒在身旁。“冻笔新诗懒写，寒炉美酒时温。醉看墨花白，恍疑雪满前村。”立冬时节，如诗如画，多姿多彩，秋天挥一挥衣袖带走了凉爽和惬意，迎来了漫长的冬季。雪莱《西风颂》里那句名言“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时刻鼓舞着每一个身处困境的人。不经几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能够经受寒冬考验的人，必能迎接美好的春天！踽踽独行于寒冬的凄苦彻夜必然向行明媚的艳阳天！冬是思考生命的季节。在经历了春的狂想、夏的浮躁、秋的失落，我们的灵魂进入冬的安宁寓所。在冬的冷静中对生命的历程进行整理，而后重新站起，焕发新的生机，走向生命的新春。

立冬时日，下起了小雨带来寒意，却还没冷到结霜，房子前面的树叶已经一

半绿一半黄了。细细的立冬雨，像是划过夜空的流星，穿过岁月的长河流逝落下，光阴催促，风絮巷陌，微雨轻洒，浙浙声音，似一首催眠的曲子。立冬雨虽然没有夏雨富有温存，但它清爽、轻柔，犹如上苍的宽容，拂却红尘波澜，洗净世间铅华，走入冰季，天寒地冻，冰封万物，让人心生敬畏！其实大地并不是每一处都是衰败，上天早有安排，当他给北方挥洒过每一片雪花的同时，也会向南国播下点点雨露，此消彼长，此盛彼衰，正如这潮起潮落，昼夜复始，永不停息。在立冬的微雨中，一切的繁华退去，大地呈现出少有的静谧与空旷，袒露出原始的肌肤。然而，冬天进入到我们生命中来，预示着四个季节到此结束，生命完成这一轮回。冬天收藏了秋天，并没有把它雪藏，而是在艰辛中孕育着新的来年。冬藏秋实而育春华；冬为万物之终归，生命之肇始。冬天可以冻住土地，却冻不住生命。冬天的严峻冷酷只是针对那些怯懦的灵魂和猥琐的生命，而对坚韧的意志和顽强的精神却给予了无私的历练。独自在雪野里行走，四野无人，悄无声息，脚下积雪，微弱清脆，冬的魅力，就藏在这安然与静谧中。

立冬的寒风吹乱我的黑发，任凭酷暑霜降临我的发际，请它为我为谱写青春的雄浑。立冬就是硕果累累秋天的延续。立冬是风和日丽的前奏。不能只沉醉于那片秋之收获中，要把自己的汗水融化冬天的寒冰，让憧憬的春之梦更具魅力。要让秋天未谱的曲子，再搭个生命的快车再续动听如歌的歌谣。在我生命的严冬里，在悠悠白云和明净天空里续写人生的战歌。在我书写人生赞歌中，冬天又是厚厚的书册，包含着人生奋斗的哲理和故事，让我读你千遍也不厌倦！遂以诗感怀：

立冬将至需心暖，夜半闲看小炉红。自文章幸吾陶冶，有志鸿鹄美苍穹。微瑕璞玉需雕琢，玲珑心性多灵动。身在俗尘严修身，而今奋斗更从容。



《立冬天冷诗意暖》
收听音频版
请扫二维码

词三首

李志舜

一剪梅·晚秋

大湖水平秋渐尽，慢举酒尊，对歌轻舟。人生六十正壮年，红霞漫天，踏波兴游。

岸头彩妆刚着色，微微西风，抒情不愁。踌躇满志才壮怀，方展气魄，了却夙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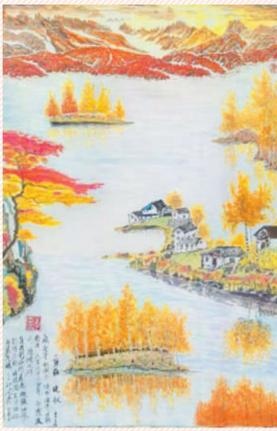
定风波·秋韵

西风徐徐浸绿叶，朝霞润过万山红。红黄蓝绿赤橙紫，妖娆，人生六十方恢宏。

浓时天地抱欢快，自我潇洒成一统。乾坤在我戏耍中，神定，越过山河无轻松。

西江月·桂香沐霞

霞光斜倾沐桂，满树金黄香远。湖边青山隐约在，鹿鸣水应歌媛。坐看旧楼故事，沽酒乘云若仙。秋色醉人激情燃，搅怀万种情演。



配图 晚秋 李志舜画

煤

梁晶晶

这一觉
睡了亿万年
地层温暖的褶皱里
我和时间
促膝长谈

也沉默
如蛰伏地下的黑蝉
聆听26秒一次的脉动
等待从长夜之殿
破茧

朦胧中
一群黝黑粗壮的汉子唤醒我
那股子蛮荒力量
打通时光隧道
凿开黑暗

哦！光明！
我亘古不变的坚贞与期盼
离开黑夜
我便不再是黑色了
因为
灼灼如炬的目光
手掌厚硬的老茧
夸父追日的信念
都已点燃我
灵魂深处的，火焰



《煤》
收听音频版
请扫二维码

麦地

卜伟伟

土地
失去了丰收
像祖父裸露的胸膛
一声叹息
从远方走来
满身低矮的麦茬
举着刀叉
扎痛祖母的双眼
起风了
有些沙模糊了站在土地上的人
寻找总在暗夜发起
我听见
昆虫的鸣唱
父亲对母亲说
明天开始播种
我知道
不久以后
又会有大片丰收的麦地
周而复始
顺应天时地利

有河名秋浦

范向东

说到汪汪的名字，便幻出佳人的一弯青眉。秋水盈盈，让你有了止不住的思盼，于是我起身去了池州。

哪怕贴着江岸，一过大桥，皖南就有了自己的主张。总要长河穿城，总要清流绕村，总要淅淅沥沥郁郁葱葱。一波荡漾，便把雨啊溪啊绿啊揉在了一起。要是供上个莲花佛国九华山，添上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牯牛降，再捧出个中国鹤湖开金湖，甩出个眯眼醉人的杏花村，顺带演一台戏曲化石的贵池傩戏，唱一段京剧鼻祖之称的青阳腔，舞一场古朴粗犷的东至花灯……天上人间浓缩成的一方盆景，会这样一款一款摆放面前。

且不提更早有的称谓，池州于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始置，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寻到了一个好听的名字，改州为郡名秋浦。可只用了23年，它就急忙摘下柴冠复称池州，将一身宠爱倾给了一条河流。从此，秋浦河就带着大唐的波澜摇摇摆摆走到了今天。

今天，揣着心愿登上九华的人正下得山来沿河行走。皖西南山区，公信河、鸠陵河于石台县香口村汇合后，便开启了秋浦河向北三百里的蜿蜒流淌。山峦险绝，涓涓不壅。遇陡崖为瀑流，逢凹洼为池潭。林木如盖笼住了绿荫，丝丝光照穿过枝叶打向水面，斑驳陆离明澈到砂石。细流汇集下泄，哗哗声、轰轰声和无需声响的滑动，如切如磋，如琢如歌。群山泉涧瀑潭，溶洞幽谷，栈桥古道，碑亭驿站，引得游人指指点点。所以南朝太子萧统站上巨石钓台甩出长竿留下了水肥鱼美的赞誉，所以诗仙李白五次亲临吐出了三千文的愁思与感叹。远村和杜牧笔下的杏花村，名山和与戏曲同名的目连山，湖已不计其数，鸟是难全其名。在源头望一眼黄山，飘摇而下，可当日，可数日，一叶轻舟便在池口冲入了长江。

我们是逆流而来，没做设计，不求章法，只要是随河延展的车道，只要是与河勾连的洞潭，只要是依河招摇的客棧，我们就驶进去，探进去，住进去。偶遇一座村庄，古水口、古祠堂、古民居、古庙、古桥，似存悠悠逸风。又见一片滩涂，白头鹤、白肩雕、白尾鹳、白琵鹭、白额雁，已成翩翩仙境。标注和没有标注的溪水，知道和不知道的老树，听懂和听不懂的鸟语，都在有人、无名之境生动如常，我们给它的名与无名压根与它无关。临水坐观，湾里的游鱼正欢，水上的倒影忽老，便觉得时光清浅，一眼望穿扑扑腾腾的几十年。我的世界层层敞开，在满目的高山流水中幻出自己的山高水长，忽然感到平日里与之有关的缠缠绕绕也似乎容易放空，容易填满，容易一念贯通。

我们是逆流而来，没做设计，不求章法，只要是随河延展的车道，只要是与河勾连的洞潭，只要是依河招摇的客棧，我们就驶进去，探进去，住进去。偶遇一座村庄，古水口、古祠堂、古民居、古庙、古桥，似存悠悠逸风。又见一片滩涂，白头鹤、白肩雕、白尾鹳、白琵鹭、白额雁，已成翩翩仙境。标注和没有标注的溪水，知道和不知道的老树，听懂和听不懂的鸟语，都在有人、无名之境生动如常，我们给它的名与无名压根与它无关。临水坐观，湾里的游鱼正欢，水上的倒影忽老，便觉得时光清浅，一眼望穿扑扑腾腾的几十年。我的世界层层敞开，在满目的高山流水中幻出自己的山高水长，忽然感到平日里与之有关的缠缠绕绕也似乎容易放空，容易填满，容易一念贯通。

我们是逆流而来，没做设计，不求章法，只要是随河延展的车道，只要是与河勾连的洞潭，只要是依河招摇的客棧，我们就驶进去，探进去，住进去。偶遇一座村庄，古水口、古祠堂、古民居、古庙、古桥，似存悠悠逸风。又见一片滩涂，白头鹤、白肩雕、白尾鹳、白琵鹭、白额雁，已成翩翩仙境。标注和没有标注的溪水，知道和不知道的老树，听懂和听不懂的鸟语，都在有人、无名之境生动如常，我们给它的名与无名压根与它无关。临水坐观，湾里的游鱼正欢，水上的倒影忽老，便觉得时光清浅，一眼望穿扑扑腾腾的几十年。我的世界层层敞开，在满目的高山流水中幻出自己的山高水长，忽然感到平日里与之有关的缠缠绕绕也似乎容易放空，容易填满，容易一念贯通。

我们是逆流而来，没做设计，不求章法，只要是随河延展的车道，只要是与河勾连的洞潭，只要是依河招摇的客棧，我们就驶进去，探进去，住进去。偶遇一座村庄，古水口、古祠堂、古民居、古庙、古桥，似存悠悠逸风。又见一片滩涂，白头鹤、白肩雕、白尾鹳、白琵鹭、白额雁，已成翩翩仙境。标注和没有标注的溪水，知道和不知道的老树，听懂和听不懂的鸟语，都在有人、无名之境生动如常，我们给它的名与无名压根与它无关。临水坐观，湾里的游鱼正欢，水上的倒影忽老，便觉得时光清浅，一眼望穿扑扑腾腾的几十年。我的世界层层敞开，在满目的高山流水中幻出自己的山高水长，忽然感到平日里与之有关的缠缠绕绕也似乎容易放空，容易填满，容易一念贯通。

我们是逆流而来，没做设计，不求章法，只要是随河延展的车道，只要是与河勾连的洞潭，只要是依河招摇的客棧，我们就驶进去，探进去，住进去。偶遇一座村庄，古水口、古祠堂、古民居、古庙、古桥，似存悠悠逸风。又见一片滩涂，白头鹤、白肩雕、白尾鹳、白琵鹭、白额雁，已成翩翩仙境。标注和没有标注的溪水，知道和不知道的老树，听懂和听不懂的鸟语，都在有人、无名之境生动如常，我们给它的名与无名压根与它无关。临水坐观，湾里的游鱼正欢，水上的倒影忽老，便觉得时光清浅，一眼望穿扑扑腾腾的几十年。我的世界层层敞开，在满目的高山流水中幻出自己的山高水长，忽然感到平日里与之有关的缠缠绕绕也似乎容易放空，容易填满，容易一念贯通。

我们是逆流而来，没做设计，不求章法，只要是随河延展的车道，只要是与河勾连的洞潭，只要是依河招摇的客棧，我们就驶进去，探进去，住进去。偶遇一座村庄，古水口、古祠堂、古民居、古庙、古桥，似存悠悠逸风。又见一片滩涂，白头鹤、白肩雕、白尾鹳、白琵鹭、白额雁，已成翩翩仙境。标注和没有标注的溪水，知道和不知道的老树，听懂和听不懂的鸟语，都在有人、无名之境生动如常，我们给它的名与无名压根与它无关。临水坐观，湾里的游鱼正欢，水上的倒影忽老，便觉得时光清浅，一眼望穿扑扑腾腾的几十年。我的世界层层敞开，在满目的高山流水中幻出自己的山高水长，忽然感到平日里与之有关的缠缠绕绕也似乎容易放空，容易填满，容易一念贯通。

我们是逆流而来，没做设计，不求章法，只要是随河延展的车道，只要是与河勾连的洞潭，只要是依河招摇的客棧，我们就驶进去，探进去，住进去。偶遇一座村庄，古水口、古祠堂、古民居、古庙、古桥，似存悠悠逸风。又见一片滩涂，白头鹤、白肩雕、白尾鹳、白琵鹭、白额雁，已成翩翩仙境。标注和没有标注的溪水，知道和不知道的老树，听懂和听不懂的鸟语，都在有人、无名之境生动如常，我们给它的名与无名压根与它无关。临水坐观，湾里的游鱼正欢，水上的倒影忽老，便觉得时光清浅，一眼望穿扑扑腾腾的几十年。我的世界层层敞开，在满目的高山流水中幻出自己的山高水长，忽然感到平日里与之有关的缠缠绕绕也似乎容易放空，容易填满，容易一念贯通。

我们是逆流而来，没做设计，不求章法，只要是随河延展的车道，只要是与河勾连的洞潭，只要是依河招摇的客棧，我们就驶进去，探进去，住进去。偶遇一座村庄，古水口、古祠堂、古民居、古庙、古桥，似存悠悠逸风。又见一片滩涂，白头鹤、白肩雕、白尾鹳、白琵鹭、白额雁，已成翩翩仙境。标注和没有标注的溪水，知道和不知道的老树，听懂和听不懂的鸟语，都在有人、无名之境生动如常，我们给它的名与无名压根与它无关。临水坐观，湾里的游鱼正欢，水上的倒影忽老，便觉得时光清浅，一眼望穿扑扑腾腾的几十年。我的世界层层敞开，在满目的高山流水中幻出自己的山高水长，忽然感到平日里与之有关的缠缠绕绕也似乎容易放空，容易填满，容易一念贯通。

涧接溪，溪接河，河上已没有打着水仗的竹排。抬头九华，低头秋浦，眼前浮现出当年的漂流。岸上的我们回忆着曾经的场面，仍旧只管着呼叫，只管着欢笑，只管挥挥手说着再见。山川裹在轻柔的歌声中，我们继续在山谷的怀抱里。物我之间，一个人或主动、或被动，不能不为所动，好像任督二脉都被打开。清流婉转，这边那边各藏着想不到的胜景。一会儿碧潭、悬泉、参差的古木，一会儿石亭、斜径、隐约的村舍。此时的快乐即是过得河来，还能回到彼岸。远道之人带着念想，带着疏狂，会这样一款一款摆放面前。且不说更早有的称谓，池州于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始置，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寻到了一个好听的名字，改州为郡名秋浦。可只用了23年，它就急忙摘下柴冠复称池州，将一身宠爱倾给了一条河流。从此，秋浦河就带着大唐的波澜摇摇摆摆走到了今天。

我们是逆流而来，没做设计，不求章法，只要是随河延展的车道，只要是与河勾连的洞潭，只要是依河招摇的客棧，我们就驶进去，探进去，住进去。偶遇一座村庄，古水口、古祠堂、古民居、古庙、古桥，似存悠悠逸风。又见一片滩涂，白头鹤、白肩雕、白尾鹳、白琵鹭、白额雁，已成翩翩仙境。标注和没有标注的溪水，知道和不知道的老树，听懂和听不懂的鸟语，都在有人、无名之境生动如常，我们给它的名与无名压根与它无关。临水坐观，湾里的游鱼正欢，水上的倒影忽老，便觉得时光清浅，一眼望穿扑扑腾腾的几十年。我的世界层层敞开，在满目的高山流水中幻出自己的山高水长，忽然感到平日里与之有关的缠缠绕绕也似乎容易放空，容易填满，容易一念贯通。

我们是逆流而来，没做设计，不求章法，只要是随河延展的车道，只要是与河勾连的洞潭，只要是依河招摇的客棧，我们就驶进去，探进去，住进去。偶遇一座村庄，古水口、古祠堂、古民居、古庙、古桥，似存悠悠逸风。又见一片滩涂，白头鹤、白肩雕、白尾鹳、白琵鹭、白额雁，已成翩翩仙境。标注和没有标注的溪水，知道和不知道的老树，听懂和听不懂的鸟语，都在有人、无名之境生动如常，我们给它的名与无名压根与它无关。临水坐观，湾里的游鱼正欢，水上的倒影忽老，便觉得时光清浅，一眼望穿扑扑腾腾的几十年。我的世界层层敞开，在满目的高山流水中幻出自己的山高水长，忽然感到平日里与之有关的缠缠绕绕也似乎容易放空，容易填满，容易一念贯通。

我们是逆流而来，没做设计，不求章法，只要是随河延展的车道，只要是与河勾连的洞潭，只要是依河招摇的客棧，我们就驶进去，探进去，住进去。偶遇一座村庄，古水口、古祠堂、古民居、古庙、古桥，似存悠悠逸风。又见一片滩涂，白头鹤、白肩雕、白尾鹳、白琵鹭、白额雁，已成翩翩仙境。标注和没有标注的溪水，知道和不知道的老树，听懂和听不懂的鸟语，都在有人、无名之境生动如常，我们给它的名与无名压根与它无关。临水坐观，湾里的游鱼正欢，水上的倒影忽老，便觉得时光清浅，一眼望穿扑扑腾腾的几十年。我的世界层层敞开，在满目的高山流水中幻出自己的山高水长，忽然感到平日里与之有关的缠缠绕绕也似乎容易放空，容易填满，容易一念贯通。

我们是逆流而来，没做设计，不求章法，只要是随河延展的车道，只要是与河勾连的洞潭，只要是依河招摇的客棧，我们就驶进去，探进去，住进去。偶遇一座村庄，古水口、古祠堂、古民居、古庙、古桥，似存悠悠逸风。又见一片滩涂，白头鹤、白肩雕、白尾鹳、白琵鹭、白额雁，已成翩翩仙境。标注和没有标注的溪水，知道和不知道的老树，听懂和听不懂的鸟语，都在有人、无名之境生动如常，我们给它的名与无名压根与它无关。临水坐观，湾里的游鱼正欢，水上的倒影忽老，便觉得时光清浅，一眼望穿扑扑腾腾的几十年。我的世界层层敞开，在满目的高山流水中幻出自己的山高水长，忽然感到平日里与之有关的缠缠绕绕也似乎容易放空，容易填满，容易一念贯通。

我们是逆流而来，没做设计，不求章法，只要是随河延展的车道，只要是与河勾连的洞潭，只要是依河招摇的客棧，我们就驶进去，探进去，住进去。偶遇一座村庄，古水口、古祠堂、古民居、古庙、古桥，似存悠悠逸风。又见一片滩涂，白头鹤、白肩雕、白尾鹳、白琵鹭、白额雁，已成翩翩仙境。标注和没有标注的溪水，知道和不知道的老树，听懂和听不懂的鸟语，都在有人、无名之境生动如常，我们给它的名与无名压根与它无关。临水坐观，湾里的游鱼正欢，水上的倒影忽老，便觉得时光清浅，一眼望穿扑扑腾腾的几十年。我的世界层层敞开，在满目的高山流水中幻出自己的山高水长，忽然感到平日里与之有关的缠缠绕绕也似乎容易放空，容易填满，容易一念贯通。

我们是逆流而来，没做设计，不求章法，只要是随河延展的车道，只要是与河勾连的洞潭，只要是依河招摇的客棧，我们就驶进去，探进去，住进去。偶遇一座村庄，古水口、古祠堂、古民居、古庙、古桥，似存悠悠逸风。又见一片滩涂，白头鹤、白肩雕、白尾鹳、白琵鹭、白额雁，已成翩翩仙境。标注和没有标注的溪水，知道和不知道的老树，听懂和听不懂的鸟语，都在有人、无名之境生动如常，我们给它的名与无名压根与它无关。临水坐观，湾里的游鱼正欢，水上的倒影忽老，便觉得时光清浅，一眼望穿扑扑腾腾的几十年。我的世界层层敞开，在满目的高山流水中幻出自己的山高水长，忽然感到平日里与之有关的缠缠绕绕也似乎容易放空，容易填满，容易一念贯通。

我们是逆流而来，没做设计，不求章法，只要是随河延展的车道，只要是与河勾连的洞潭，只要是依河招摇的客棧，我们就驶进去，探进去，住进去。偶遇一座村庄，古水口、古祠堂、古民居、古庙、古桥，似存悠悠逸风。又见一片滩涂，白头鹤、白肩雕、白尾鹳、白琵鹭、白额雁，已成翩翩仙境。标注和没有标注的溪水，知道和不知道的老树，听懂和听不懂的鸟语，都在有人、无名之境生动如常，我们给它的名与无名压根与它无关。临水坐观，湾里的游鱼正欢，水上的倒影忽老，便觉得时光清浅，一眼望穿扑扑腾腾的几十年。我的世界层层敞开，在满目的高山流水中幻出自己的山高水长，忽然感到平日里与之有关的缠缠绕绕也似乎容易放空，容易填满，容易一念贯通。

我们是逆流而来，没做设计，不求章法，只要是随河延展的车道，只要是与河勾连的洞潭，只要是依河招摇的客棧，我们就驶进去，探进去，住进去。偶遇一座村庄，古水口、古祠堂、古民居、古庙、古桥，似存悠悠逸风。又见一片滩涂，白头鹤、白肩雕、白尾鹳、白琵鹭、白额雁，已成翩翩仙境。标注和没有标注的溪水，知道和不知道的老树，听懂和听不懂的鸟语，都在有人、无名之境生动如常，我们给它的名与无名压根与它无关。临水坐观，湾里的游鱼正欢，水上的倒影忽老，便觉得时光清浅，一眼望穿扑扑腾腾的几十年。我的世界层层敞开，在满目的高山流水中幻出自己的山高水长，忽然感到平日里与之有关的缠缠绕绕也似乎容易放空，容易填满，容易一念贯通。

写意
摄影
盛近

追忆“无菜亦可酒”的往事

肖震

20世纪80年代后期，农村生活还很清苦，那“无菜亦可酒”的轶事仍然让我记忆犹新，在嗟叹生活艰辛的同时，那温暖的美好时光也让我回味。

初二那年夏天，我去同学家玩，当时正是午收后期。中午做饭时，同学的母亲摘的自家地里种的豆角，在锅里炒作后下面条用，豆角面条，皖北农村的风味食物。同学的父亲从地里干活回来，一身汗水，拿着草帽扇着风，问同学母亲，可有下酒菜？累了，喝点酒歇歇。同学的母亲说，哪有？双眼环顾着厨房好一会说，正好，刚炒了点豆角，准备下面条用，给你盛点下酒。同学父亲笑笑说，嗯，好的。那表情，在今天富裕的生活面前，犹如是山珍海味的下酒菜。那天，同学的父亲就着妻子给他留的小半碗下面条的豆角，蹲在院子树荫下，津津有味地喝着廉价的白酒，嗞嗞有声地咀嚼着只放了油盐的炒豆角，那表情还是很幸福和满足的。

那年，我在淮北做矿工的父亲那里过完暑假，在九月份开学的前夕，父亲请假送我回老家。在绿皮火车从早到晚的“呼隆呼隆”声中，到阜阳火车站时大概已是下午五点多光景，在秋雨霏霏中，我们爷俩下了火车，在站前广场，一阵秋风吹

拂携裹着秋雨向我们袭来，全身不由得一阵寒颤。父亲先是看了看时间，确认离往我们集镇的一趟公交车还有一段时间，然后拉着我的手向站前临街的一排饭铺走去。父亲和我各要了一碗芹菜素面，老板看我们爷俩还穿着单衣，便推荐了一瓶白酒给父亲，说一场秋雨一场凉，喝点酒暖暖。父亲问了价钱后，便拿了一瓶，老板给夹了一碟小菜，就那样就着面条中的几根芹菜喝了几口酒。那年月，父亲虽是煤矿工人，可每月工资还是很少，一家老小的生活、孩子上学开支，由不得他多花一毛钱。据父亲说，当煤矿工人之前，他是滴酒不沾的，因几百米深的井下温度低，湿气重，听下井的老师傅们说，上井后适量喝点白酒可祛湿去寒，对身体有好处。慢慢地，父亲每天上井后便小酌一杯，下酒菜多是食堂的大锅菜，最多再来盘花生米或凉拌小菜。每次看到父亲喝酒后微红的脸膛和额头上细密的汗，便是身体内的寒气被逼了出来。多年后，那晚父亲在阜阳站前临街饭馆面条就酒的一幕始终挥之不去，我相信，那年月，没有人笑话，因为大家都是那样的。

记得那时爷爷已近60岁，在忙完地里的农活后，与村民们一起为窑厂拉砖挣点运费贴补家用。夏日的清早，天刚

露出曙光，爷爷起床洗漱后，吃了小姑做的早饭后，便在清凉的微风中带上中午的干粮，拉上板车，与小姑一起到远在30里路的窑厂拉砖。一路紧赶慢赶拉着板车，到窑厂已是中午，在窑厂人员的安排下，便开始将砖头装车，一车砖300块左右，在农村坑洼不平的土路上，每走一步都是很吃力的。一路上要歇息多次，渴了就喝口水壶里的水，饿了就吃点早上带的馍馍和咸菜，一条搭在肩头的毛巾，湿了干，干了湿。将一车砖送到用户家中卸完，码放整齐后，一天的工作便结束了。爷爷去村后小河里洗澡，小姑就做晚饭。那时的饭菜很简单，摘个自家种的南瓜或瓠子炒盘菜，拿出一只咸鸭蛋或鸡蛋，抓把花生，掐点荆芥头，再佐以蒜泥，就是爷爷喜欢的下酒菜。喜欢看爷爷在昏黄的煤油灯下，脖子上搭条毛巾，摇着蒲扇，微眯着双眼，轻轻呷一口酒，夹一筷小菜，细嚼慢咽，享受重物体力劳动后的“幸福”时刻。有时候，爷爷也会借着酒劲给我讲个小故事或者史书中的喝酒趣闻。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国家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是城里还是农村，生活都好了很多，那“无菜亦可酒”的年月也渐行渐远。